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青樓夢
第五十八回 看破世情挹香悟道 參開色界瘋道談情

話說金挹香自從辭官守制歸來，重訪舊時眾美，俱杳然無存，僅剩雪琴等四人，真個風流雲散，迭變滄桑。回憶前情，猶是恍然在目，如今隔了□餘年，眾美人死的死，從良的從良，竟去了二□八人。浮生若夢，不覺慨然長歎。心中想道：「我金挹香幼負多情，蒙眾美人相憐相愛，確是前世修來這一團的豔福，世所罕有。誰知仍舊要我分我散，豈非與做夢一般無異！其中憐香惜玉，擁翠偎紅，乃是一個癡夢，花晨月夕，談笑詠諧，無非是一個好夢；就是入官筮仕，也不過一個富貴夢而已。如今是癡夢、好夢、富貴夢都已醒來，覺得依舊，與未夢時反添了許多惆悵，費了許多精神，徒替他們勤作護花鈴，而到底終成離鸞別鶴。真個是水花泡影，過眼皆空。我金挹香悟矣！桃開千歲，乃人間短命之花；曇現霎那，是天上長生之藥。況父母的恩也報了，後裔也有望了，眾美人已分離盡了，妻妾房幃之樂已領略盡了，向平願畢，奚妨謝絕紅塵，到處雲遊，尋一個深山隱避，庶不致他日又見妻妾們春歸花謝、狼籍芳姿，而使我益添悲苦。」挹香想罷，非凡得意，頃刻間灑然消愁，清心寡慾，便做了一篇《自悟文》。甫脫稿，見門公進來稟道：「外邊有個老道士，說要與老爺談情的，不知老爺可要容他進來？」挹香聽見道士，已有些不樂，又說什麼談情不談情，卻又□分奇異，便道：「他既有事而來，容他進見。」門公答應而出。不一時道士已進內廳，挹香將他一看，甚屬面善，好像那裡見過一次的。見他形狀蹊蹺，如狂如醉，便問道：「道人，你到這裡來卻是為著何事？」那道人徐不疾的說道：「貧道因知君是個多情之輩，所以特地到來，與君談情。」挹香道：「如今我已勘破情關，掃除情念，你不要瑣瑣不絕。」道人聽了笑道：「君既參破情關，洗空情念，正不妨將情字關頭，細與君之多情人議論。」挹香道：「據你說話，看你雖則道家，於情字之中，倒像領會。你且把情字談來。」道人道：「情非一端，有真情，亦有偽情，不可不辨。你且聽我道來。一曰癡情。如君與眾姐妹□分憐惜，萬種綢繆，到後來皆棄君而去，你白白的忙了一生，豈不是癡情麼？」挹香聽了道人之言，卻甚有來歷，便又問道：「還有什麼？」道人說道：「二曰真情。試觀君之待眾美，不辭勞瘁，願護名花，眾姐妹亦能曲喻君心，皆相感激。若非真情，又豈能心心相印哉？三曰歡情。你與眾美月夕花晨，時相纏綿，豈不是個歡情？四曰離情。你既得眾美憐愛，你又恐他們各自分離，使你□分戀戀。及至鳳去台空，室邇人遠，又添出無限傷心之事。此之謂離情。五曰愁情。美人既去，惆悵紛來，又恐他們名花遭挫，欲思保護而不能，非愁情而何？六曰悲情。如今眾美俱去，不能依舊歡娛，弄得撫今追昔，淚濕青衫，豈不是悲情麼？然而世俗中這幾椿卻不易得，君也六件俱全，故可為天下第一鍾情人。假令君無癡情，則真情亦不可得；無真情則歡情亦皆成偽。然有歡情必有離情、愁情相並；既有離愁相擾，其悲情亦不卜可知矣。」

挹香聽了，點頭稱是，乃道：「塵寰中難道竟沒有如我的癡情了麼？」道人道：「有雖有，第皆由好淫中得來。」挹香笑道：「如此我的癡情從何而見？」道人道：「君之癡情乃情之所鍾，不期然而然，而非好色好淫者之比也。試觀君之於小素、秋蘭可見矣！小素一侍婢，君初遇便生憐惜，況非傾國傾城，僅不過冶容合度而已。君乃願諧燕好，不以微賤輕之，此君之鍾情一驗也。吳秋蘭一貧女也，路遇匪人，君能保護，相逢不相識，君能撫慰。此君之鍾情又一驗也。其他如與鈕愛卿碌目，為朱月素昏去，此等事，好淫好色者必不能為，而君以為之，非鍾天情者乎？」

挹香聽了道者一番言語，既知他是個不凡之輩，便請問姓氏。道人道：「貧道乃悟空山覺迷道人是也。因偶過此間，聞君乃多情，特來一見。方才君言參破情禪之語，據貧道看來，只怕不能踐言。想你家中五美，都在月媚花姣之候，你若看破紅塵，使他們孤鸞寡鶴，何以為情？還是不要去看破的好，想你也未必肯看破的。」

挹香道：「道人，你這句話說差了！我金挹香豈是泥而不化的人。我如今見色知空，決不肯再墮孽海、復戀塵緣的了。」說罷，將自己做的那篇《自悟文》遞與道者。道者接來一看，見上寫著：

今夫章台柔柳，最能牽公子之魂；別院癡梨，每易滯佳人之夢。綠珠紅玉，名士追隨；楚館秦樓，癡生寄托。紙醉金迷之地，山溫水軟之鄉，苟其裹足不前，安得同心相遇。紅綃寄淚，裴御史只為鍾情；《金縷》徵歌，杜秋娘也曾寫怨。雖月地花天，何妨適志；而雲巢雨窟，實足■人。況乎粉黛香窩，過繁華而一瞥；情波慾海，勞纏綿以幾時。僕也歷情緣之萬劫，鍛鍊成癡；證慧業於三生，溯洄盡幻。悟空花於鏡裡，識泡影於水中。今日骷髏，昔年粉黛；眼前粉黛，他日骷髏。玉貌娉婷，即五夜秋墳之鬼；翡翠眷戀，乃一場春夢之婆。轉瞬彩雲，忽悲暗月。綠章上奏，難留月下嬋娟；朱芾重來，已杳簾中窈窕。因知色即是空，或者空能見色。青蓮座上，學如來煩惱蠲除；紫竹林中，願大士慈悲普救。壯心枯寂，已如墮園之花；塵障屏除，不作沾泥之絮矣！

那道士看了，點點頭道：「君既有心，何患不能升仙入道。後會有期，貧道就此去了。」說著化陣清風，杳然不見。挹香□分驚訝。

過了數日，挹香欲與吟梅對親，便修書與拜林，求他女兒與吟梅作室，願將小蘭與拜林為媳。未半月得了回書，拜林已皆應許，又替亦香對了陳傳雲之女，幼琴對了姚夢仙之女。

韶光易過，又是一年。吟梅已是□歲，文章詩賦無一不精，挹香又甚喜。那年卻有歲試，挹香便命吟梅入場考試，縣府試俱列前茅。到了院試之期，挹香送他進場。學憲因吟梅幼小，親自試他作文，吟梅不慌不忙的獻藝。學憲見他文字空靈，詩才雄傑，便謂吟梅道：「你抱此奇才，日後必定在我之上。」吟梅躬身謙讓了一回，又對答了幾句，方才交卷而出。

要知吟梅進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